

幸福別走開

凝視你眼中的深情，宛如无底的湖水

台灣辛紫眉新作

芙蓉系列

幸福别走开

幸福别走开

(台湾)辛紫眉新作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幸福别走开

芙蓉系列

(皖)新登字 04 号

芙 蓉 系 列

幸 福 别 走 开

(台湾)辛紫眉新作

责任编辑:张 娟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台湾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出版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7 140 千字

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—5396—1368—5/I · 1285

每册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下午五点整，邮局的铁门拉了下来，结束了营业。

整个营业厅顿时静了下来，只留下满地的烟蒂和垃圾，还有柜台上散置着一堆堆的纸张。

柜台内，员工们已开始盘算自己的台帐。幸运的话，半个钟头左右，就可以回家了。

电话在这时响了起来。正是大夥儿人仰马翻的时候，谁也不愿意抽空去接电话，任它兀自在那儿发出烦人的铃声。

终于，坐在主管位置的主任接起了电话。

“江敏贞——电话！”

她不耐烦地将话筒重重地搁着，嘴里小声嘀咕着没人听懂的话，双手仍继续她今天的总帐。

江敏贞正为今天的帐不太顺利而心烦着，冷不防被主任这么一叫，吓了一跳。

她走到主任桌旁，拿起话筒，小声地问：“喂，我

是敏贞……”

“敏贞，好久好久没看到你了。晚上可以出来吗？”

“我的帐还没结完，我再和你联络好吗？”

江敏贞无聊地玩着的手上的笔，真希望赶快挂掉电话，不然等一下报表做不出来，又要看主任的脸色了。

“敏贞，听我说，我的车就停在邮局门口。你慢慢结帐，没关系，我在车上等你。”

还没等她开口，电话就挂断了。

走回座位坐下，江敏贞的心还怦怦地跳得好厉害。她倒不担心眼前的帐，而是烦恼着晚上的约会。

“江小姐，请问你的现金数字可不可以报给我？就差你一个人呢！”主任对江敏贞发出了警告。

江敏贞隔壁的林佳慧朝江敏贞扮了个鬼脸。“别理她，更年期到了，越来越烦人。”然后，佳慧顺手将江敏贞的报表拿了过去，帮她结起帐来。

“小慧，谢谢你！”江敏贞眼眶红红的。

今天的帐结得太不利。当每个人把报表全都做好，再和主任核对时，总帐却不合，于是，又从每个人的台帐一笔一笔核对。这样折腾下来，将近六点大家才

离开邮局。

江敏贞一个人躲化妆室里整理仪容。

她对着镜子，看着镜中的自己。上了一天班，脸上的妆都已脱落了大半。取了张吸油面纸，按了按额头、面颊，然后仔细地在脸上扑了蜜粉。

补过妆之后，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多了。

她抿了双唇，发觉口红并未脱落，决定不让双唇再添上颜色。

走了化妆室，江敏贞才发觉同事全都走光了。也好，省得被他们撞到。

江敏贞拿出钥匙，熄了灯，离开了邮局。

何书平——和江敏贞约会的男人，站在他的蓝色雅阁车旁，等着江敏贞。

三十二岁的男人，是一家贸易公司的经理，全身上下散发着成熟男人的迷人风采。

半年前，何书平在一个朋友有聚会中认识了江敏贞。他一见到她便惊为天人，开始发动追求攻势。可是，江敏贞对他总是若即若离，仿佛没将他放在心上似的。

这样的结果，还真让他犹如打了败仗一般，非常难堪。

想他何书平，在女人堆里何曾受过如此“款待”？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江敏贞确实让他心动不已，否则，也不会跟她耗了半年的时间。

就像现在，江敏贞正朝他走过来，对他点头笑了笑。一个钟头等待，换得佳人对他的轻轻一笑，说什么也是值得的。

何书平体贴地为江敏贞开了车门，等她坐好，又替她关上车门，自己才走回驾驶座。

“对不起，我没等你的回话就把电话挂掉，我实在是怕你又会拒绝我。”才上车，何书平就迫不及待地对江敏贞解释。“希望你不要生气，我实在是因为好久没看到你了，好想见你。”

看着一个大男人在她面前撒骄，江敏贞笑了起来。“你要找我，为什么不早说？看我连衣服也没换就跑出来。”

其实，江敏贞心中想的是。看你能将穿制服的我带到哪儿去？

“敏贞，其实你穿制服还是一样美丽。”何书平一边发动车子，一边注视着他身旁的清秀佳人。

虽然江敏贞穿的是白色衬衫、蓝色两片裙，很普通的装扮，台中市每间邮局的女职员都是如此穿着；可是他不得不承认，江敏贞看来却是那么落落大方，照样能显现她玲珑有致的身材。

江敏贞听了何书平对她的恭维，并没有高兴的样子。算来，这些赞美奉承的话，不管是出自何书平，或者其他男人口中，江敏贞不知已听了数百、千遍了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她还会为这些话高兴着。日子久了，早已麻痹，认定那不过是男人追求女人的手段之一。

男人一定人讲这些甜言蜜语才能讨好女人吗？江敏贞摇着车窗外川流不留的车阵，不禁可怜起男人。

下班时间，正是交通颠峰时刻。

台中虽不比台北那样寸步难行，可是最近几年，几条重要道路堵车的情况不输台北了。

何书平打开汽车音响，让音乐流泻整个车内，缓和一下他的紧张情绪。

和那么多的女孩交往过，江敏贞是很特别的一位。据她自己说她已经二十七岁了。可是，横着、竖着、怎么看，她都才像是二十岁出头的模样。

大部分的时候，她都是长发披肩，偶尔会梳个公主头。第一次看到江敏贞梳着公主头的时候，何书平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有“公主头”这个名称。因为江敏贞已经做了最好的诠释。

“同事说有一家新开的燕饺店满不错的，我们去吃吃看，好吗？”

“嗯！”江敏贞只应了一声就不再说话，仍然看着窗外。

何书平早已习惯江敏贞的应对方式。她的话很少。刚开始，他还真不习惯，仿佛他一个人在演独角戏似的。后来他发觉能少听些女人的聒噪，让耳根清静一下，也满不错的。

靠着同事提供资料，何书平很快就找到那家燕饺店。可是，光是找个车位，就绕了三个圈才停好车。

何书平打开车门，想要牵江敏贞的手下车，却被她推开了。伸出的手，只好又缩了回去。交往了半年，连

女朋友的手都还没牵到，真要说出去，一定会被自己那些狐群狗党的朋友笑个半死。

燕饺店里闹烘烘的，正是用餐时间，生意好得不得了，连餐具都得自取，没人招呼。何书平和江敏贞选了靠角落的位置坐了下来，开始他们的晚餐。

江敏贞吃得很少。何书平心疼地问她：“不好吃？还是不合口味？吃那么少怎么行？”

江敏贞摇摇头，笑了起来，秀气的嘴角展开美丽的弧度，心里对何书平的体贴极满意。

走了燕饺店，时间还早。何书平舍不得那么早就送江敏贞回去，于是她开着车载着江敏贞来到大肚山。

江敏贞见何书平的车经过东海大学后右转，明明走进了小路，可是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却又看见热闹的道路。

何书平就这么七转八拐的，车子停在一栋美丽的房子面前，小小的房子透过木格窗，可以看到里面晕黄的灯光，让人感觉温暖。

江敏贞站在房子前面，看着门外的招牌——玫瑰园。连招牌都设计得那么雅致，这儿是个什么样的地

方？

这一次，她终于让何书平牵着她的手走了进去。

服务生走了过来，指示他们换下自己的鞋，然后从鞋柜里拿出拖鞋让他们穿上。

一踏上原木地板，江敏贞就喜欢上这个地方。

美丽的壁纸贴在墙上，每面墙上都挂着小幅的图画；圆圆的小木桌铺上了小碎花的桌布，每个桌上都点了一盏小灯。罗曼蒂克的气氛轻泻而出。

最教江敏贞惊讶的是，每个角落都插满了大缸大缸的鲜花。

江敏贞学过花艺设计多年，对花一直有份爱不释手的感情。如今亲见这小小的咖啡店有这么大的手笔，拿鲜花来烘托整个店的气氛，直教江敏贞感动不已。

何书平将江敏贞的喜悦全看进眼里。他高兴自己的杰作，也气自己为何不早早将江敏贞带来这儿，好让她惊喜一番。

服务生拿来两份 MENU，那用绢布做成玫瑰形状的 MENU，翻开的一页二页间，还可闻到淡淡的花香味。

何书平点了一份蓝山咖啡，江敏贞翻着精致的MENU，决定点一份卡布基诺。何书平体贴地问江敏贞要不要换成花茶系列的水果茶。

“我怕你喝了咖啡晚上会睡不着觉。明天你还要上班，万一上班没精神怎么办？”江敏贞对何书平的话没表示意见。

何书平又向服务生点了一份水果松饼。

服务生将帐单卷了起来，塞入桌上的小瓷瓶里。没等服务生走开，江敏贞忍不住就将瓷瓶拿了起来，仔细地着着，口中发出赞叹的声音，惊讶这家咖啡店连这么小的东西，都是那么精致动人。

晕黄的灯光下，江敏贞和何书平面对面坐着，或许是气氛的关系吧，何书平可以感觉出江敏贞已不再对他有排斥感。

很好，他在心底为自己喝采。

服务生端来了他们点的餐点，又一次给江敏贞SURPRISE。蓝底配上白色小花的咖啡杯，盛装的是何书平的蓝山咖啡；白底衬上艳红大花的咖啡杯，上面还浮着一层奶油，是江敏贞点的卡布基诺。

那么精致的咖啡杯组，是江敏贞每回逛街时必看的
东西，因为价格昂贵，所以只能纯欣赏。她根本舍不得
买。

其他的咖啡店就不会这么讲究了，那些经营者仿佛
怕客人会不小心摔坏杯子似的，总是舍不得用像这般美
丽又精致的杯组。

没想到，现在她却可以一面欣赏，一面把玩。或许
生活中总是处处有着惊喜的，只是看自己如何去挖掘
吧！

江敏贞抬起了头

“何先生，谢谢你今晚带我来这里，让我觉得好快
乐。”

听江敏贞这么说，何书平简直受宠若惊，比江敏贞
还高兴。

“敏贞，如果你真的想谢我，那么，请你改口叫我
的名字就好了。嗯？”

江敏贞眨了眨大眼睛，想了想，对何书平点了点
头。何书平的手乘机握住了江敏贞放在桌上的小手。

那个晚上，玫瑰园坐了一桌桌情侣，映着烛光，卿

卿我我的谈心，就连花儿们也感染他们的幸福，分享着那些化不开的浓情蜜意，恣意地展露欢颜。

何书平拿起刀叉，将松饼切成小块。“这家的松饼做得满不错的，试试看？”

何书平拿起叉子就要喂进江敏贞的樱桃小口。大概是被店里浪漫的气氛弄昏了头，江敏贞没有考虑就张开嘴；有点羞涩，后悔自己的不端庄，一抹红霞染上了双颊。

看在何书平的眼底，惊讶着二十七岁的江敏贞还如此清纯。

江敏贞躺在床上，回想今晚的约会，有点后悔自己对何书平动了真情。不是对自己说不谈恋爱的吗？江敏贞轻拍着双颊，想要让自己清醒一些。可是满脑子里浮现的却是何书平的款款深情，还有那一吻。

想到那一吻，江敏贞不自觉地将食指放在唇上，仿佛何书平的唇温柔停留在那儿。

回想起那一幕，她不禁又羞红了脸。

摇摇头，她拿起换洗衣服，走进浴室。

这是一间小套房，租金不便宜。可是因为有独立的卫浴设备。所以江敏贞狠心花了九千元租下来。还好平常上班必须穿制服，省下一笔置装费。而且一个人也不讲究吃，开支还不算太大。

小小的空间内，只放了一张床、一个衣柜。靠窗的地方，江敏贞找了两个木箱子，箱子上搁着一块木板，然后铺上一块桌布，平常她就是在这儿化妆、看书、吃泡面……另一面墙，是江敏贞放书的地方；她还留了一点空间放她的插花作品。

公务员的生活是平凡单调的。

这么多年来，她早已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。音乐、书、插花，陪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夜晚。

有时候独处并不是件太难的事，而且一个人的日子也不算太坏，她发觉。

江敏贞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。父亲外面有了女人，母亲咽不下那口气，提出了离婚，只要求带走敏贞。

多年来，父亲对她们一直不闻不问。

江敏贞知道母亲的辛苦，从小就乖巧听话，读书从

来不用母亲操心。大学毕业后，她正为找工作烦恼，适逢邮局办邮政特考，为了给母亲一个没顾虑的晚年生活，她报名参加考试。

像挤破头似的争饭碗，一场考试居然有上万人报考。放榜时，江敏贞幸运地考上了。

原本以为有了稳定的工作及满不错的萧给，可以让母亲享享福；可是她万万没想到，才工作两年，母亲就生病了。

母亲最后病重住院时，她邮局、医院两边跑。白天上班，晚上看护，随时担心会见不着母亲的最后一面。那种恐惧、无力的感觉，每每令她在半夜放声痛哭。

几个月后，母亲走完她多苦多难的一生。江敏贞哀恸地办完母亲的后事，便申请调到台中。

回想母亲的坎坷的一生，江敏贞不禁怨恨起父亲；就是因为他的不负责任，才会造成家庭的破裂，没能让母亲过好日子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江敏拒绝所有的男人。她认为。基本上，男人都是不可靠的。这种想法，已成为她根深蒂固的观念。

其实，她是害怕自己会像母亲那样，坠入苦不堪言

的深渊里、不能自拔

江敏贞在浴缸里洒入玫瑰香味的沐浴精，整个人浸泡在芬芳的泡沫浴中，回想和何书平交往的点点滴滴。

拒绝男人数次，只有他未曾打退堂鼓，而且一直表现得彬彬有礼。其实，江敏贞对他的印象还不错。洒脱的外表、不俗的谈吐，又有良好的职业。

像她这样的女子，追求的不就是这些吗？

江敏贞自浴缸站起身，拿浴巾擦拭身体，抹上乳液。她做完了保养步骤，却停止了穿衣的动作，望着镜中的自己发呆——

长发淋湿地垂在胸前，坚挺的乳、盈盈一握的纤、丰润的臀部、修长的腿，连女人都嫉妒的身材……

江敏贞躺在床上，久久不能入睡。

是那杯咖啡发挥了效应吗？她后悔没听何书平的建议。该死的何书平！为什么要带给她那么浪漫的夜晚？

她呻吟着。

从来没有那么渴望过睡眠，噢！老天！

和何书平的恋情像是往前跨了一大步似的，进展得